

從商場重回學府——熊彼德

當代經濟學界的巨人熊彼德 (Joseph. A. Schumpeter, 1883~1950)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曾作了一些參與實際政治的嘗試，結果終於在1919年在奧國政府中擔任一次短短數月的財政部長而告失敗後，即再回到他原本任教的Craz大學重執教鞭，因為他在此一時期只是向校方短期告假而已。但不及一年他又再向校方告假要轉入商界，期能由而致富，以顯示其才能並非微弱。結果不到數年還是失敗了。最後是負債累累成爲一位無業游民，後經多方奔走，終獲友人協助而在德國波昂(Bonn)大學謀得教職，重回學府。這是他一生中之重大的轉折，自認從1919年到1925年是他生命中之「最大的浪費」(great waste)。這是怎麼一回事呢？現可略作敘述。

這要從他突然被免除財政部長一職說起。當時他在奧國國會中一群朋友認爲他受到如此待遇有欠公平，應對他有所補償。於是就由國會通過頒發他一張可以創辦銀行的執照，使他享有這種權利。因爲當時政府規定沒有得到這種執照是不能創辦銀行的。熊彼德自己並沒有資本可以從事這種投資，但可以將

這種權利轉讓他人，而獲取巨利，因爲要取得這種執照並不容易。當時正有一Bierderman Bank要由原本的合夥企業改組爲公司企業，這就須有這種執照方能辦到。於是這一銀行就與熊彼德接洽而獲得協定。由他以其所持的執照換得該銀行的一些股份而擔任其董事長，此一職務除酬以高薪（如以1921年的美元計算，年薪約爲一萬五千元）外，還可享受有從該行從事巨額透支的權利。熊彼德得到此一職務後就向Craz大學辭職，但這並不表示他要負起該行董事長的任務，實際處理其日常工作，而是想要利用其享有之向該行透支的權利，借到款項以事其他投資，然後以投資所賺的來償還借款，而取得其間的差額。所以這是無本的生意。這種辦法在最初三年都很順利，結果確能使他賺得大量贏利，以維持其擔任財政部長以來的豪華生活。但到1924年情勢則突然大變，奧國面臨嚴重的經濟危機。許多銀行與工業都宣告破產，於是熊氏所有的投資也就在短短數月內完全落空，而且其中還牽涉到其投資夥伴有不法的交易行爲，不勝其擾。同時他的Bierderman Bank亦陷於嚴重的困局而不得

生涯中的一大轉折

施建生



不重行改組，以求生存。在這一改組過程中，他就被免除董事長的職務，這樣他就成爲一個沒有經常薪水收入而又負有大量債務的人，其處境之淒慘，不難想見。

不過，到了1925年就逐漸有了轉機。首先是他在商場固又告失敗了，但在情場卻獲喜訊，因爲他與一比他年輕二十歲名爲Annie的姑娘的戀愛終告成功而可籌議結婚的時日了。同時在另一方面，對於今後工作的出處亦漸有眉目。先有日本的東京帝國大學與東京商科大學（後改爲一橋大學）二校早於1921年秋就要聘他擔任短期的客座教授。後來又有德國的波昂(Bonn)大學要聘他爲長期的專任教授。最後他自然就接受了後者，這樣就使他有能力決定於該年十一月五日與Annie舉行婚禮，完成其一生中第二次婚姻，而於翌年同赴Bonn擔任教職，重回到他的學術生涯。

實際上，他之能獲波昂大學的聘請也並不容易，這完全要歸功於他的友人斯卑托夫(Arthur Spiethoff)教授的協助。當時斯氏正任教於波昂大學，而該校的經濟理論教授狄特格爾(Heinrich Dietzel)則將於1925暑期退休。校方原推荐二位教

授到教育部而由部方決定其中之一，但教育部對這二位都不同意，並望校方能另提包括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在內的三位候選人再向部方推荐。結果斯卑托夫就趁此機會向校方提議另提熊彼德與另一位教授以應之。至於米塞斯則以其見解偏執過於狹隘而未予提出。當時教育部對於熊彼德的印象不良，大概是由於他在戰時反對德奧合併的關係。同時在校內同仁之間亦流行著許多對他不利的謠言，所以對於他的任職頗感躊躇。後經斯卑托夫多方疏通與解釋，終於決定由熊氏擔任該校的財政學教授。至於經濟理論則由斯卑托夫講授。

不待言，熊彼德經過這場政商二方面之慘痛失敗後而能再返學府，必會深體再生機會之難得而努力以赴。所以，他到校以後一方面認真教學，另一方面亦潛心於著述。以前者論，由於他是財政學的教授，所以他負責教這門課程以及貨幣理論外，同時還教經濟理論史與社會理論。儘管他的專長是經濟理論，但這是斯卑托夫的職責，而他曾任歷史學派泰斗斯摩勒爾(Gustav von Schmoller)的助教。儘管他不反對熊氏的那套理論，但仍認爲不能將